

223824

二程全書

中華書局印行



二程全書

SS0033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江寧刻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校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臣等謹案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自程子既歿以後所傳語錄有李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蘇軾劉劭安節楊時周季先張繹唐棟鮑若雨鄭柄暢大隱諸家頗多散亂失次且各體學者之意其記錄往往不同觀尹焯以朱光庭所鈔伊川語質諸伊川伊川有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之語則程子在時所傳已頗失其真矣此朱子語錄謂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語宏肆永嘉諸公語繁也是編成於乾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舊本復以類訪求附益略據所聞歲月先後編第成爲二十五卷又以行狀之屬入篇爲附錄一卷語錄載陳淳問第九卷介甫言律一條何意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漫載之又鄭可學問遺書有古言乾坤不用六子一段如何曰此一段卻主張是自然之理又有一段卻不取又晦菴文集內有答呂伯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愚謂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鈔出逐條略著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暗地刪卻久遠卻惑人云云今觀書內如劉安節所錄謹禮者不透過看莊子一條語涉偏矯則註云別本所增又楊大隱所記道豈可離而不可離一條純入於禪則註云多非先生語其去取亦深爲不苟矣考文獻通考載遺書卷目與此本同而黃震曰鈔所載則至十七卷而止與此互異又震所載遺書卷目與呂與叔東見錄及附東見錄均次爲第二卷而此本則次附東見錄爲第三卷殆傳本有異同歟至附錄中年譜一篇朱子自謂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震則謂朱子訪其事於張繹范梈孟厚尹焯而成蓋朱子舉其引證之書震則舉其參考之人各述一端似矛盾而非矛盾也

二程外書十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編次之成於乾道癸巳六月在遺書之後五年後序稱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

遺於是取諸人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二篇以爲外書凡採朱光庭陳淵李參鴻忠恕羅從彥王蘋時紫芝七家所錄又胡安國游酢家本及建陽大全集印本三家又傳聞雜記自王氏慶史至孔文仲疏凡一百五十二條均採附焉其語皆遺書所未錄故每卷悉以拾遺標目其稱外書者則朱子自題所謂取之之難或不能審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審取者是也中閭傳聞異辭頗不免於叢脞如程氏學拾遺卷內以望道未見爲望治道太平一條黃震曰鈔謂恐於本文有增又時氏本拾遺卷內以老子天地不仁萬物芻狗之說爲是一條震亦謂其說殊有可疑蓋皆記錄既繁自不免或失其本旨要其生平精語亦多散見於其中故但分別存之而不能盡廢如呂氏童蒙訓記伊川言僧家讀一卷經要一卷經道理受用儒者讀書都無用處一條又明道至禪寺見趨進揖避之盛數曰三代威儀盡在是一條朱子語錄嘗謂其記錄未精語意不圓而終以其言足以皆切學者故並收入傳聞雜記中無所刊削編錄之意亦大略可見矣

二程文集十三卷附錄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宋明道程子伊川程子合集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伊川集一本二十卷一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爲一集本九卷又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二程共爲一集爲建寧所刻本是宋世所傳已參錯不同此本出自胡安國家劉珙張栻書刻之長沙安國於原文頗有改削如定性書明道行述上當公謝帥書中刪落至數十字又辭官表顛倒次第易傳序改公爲所祭文改姪爲猶子珙等所刻一以安國爲主朱子深以爲不可書以書抵珙及栻感氣詬爭辯之甚力具載晦菴集中然二人迄不盡用其說蓋南宋之初學者猶各尊所聞不似淳祐以後門戶已成羽翼已衆於朱子之言一字不敢異同也元至治間臨川譚善心重爲校刊始與蜀人虞槃商榷考訂悉從朱子所改其定性書謝二書所刪字亦求得別本補足又搜二夫子遺文十六篇遺事十一條並朱子論胡本錯誤諸書

別爲二卷附之於後惟伊川詩僅有三章河南府志載其陸渾樂游詩云東郊漸微綠驅馬欣獨往舟繁野渡時水樂春山響身閑愛物外趣逸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集中無之地志率多假借名人以誇勝蹟其殆好事者所依託歟

易傳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宋伊川程子撰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考程子以紹聖四年編管涪州元符三年遷峽州則當成於編管涪州之後王稱東都事略載是書作六卷宋史藝文志作九卷二程全書通作四卷考楊時跋語稱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以示余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正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云云則當時本無定本故所傳各異耳其書但解上下經及彖象文言用王弼注本以序卦分置諸卦之首用李鼎祚周易集解例惟繫辭傳說卦傳雜卦傳無注重真卿謂亦從王弼今考程子與金堂謝湜書謂易當先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謂程子有取於弼不爲無據謂不注繫辭說卦雜卦以擬王弼則似未盡然當以楊時草具未成之說爲是也程子不信邵子之數故邵子以數言易而程子此傳則首理一闡天道一切人事盡古人之著書務抒所見而止不妨各明一義守門戶之見者必堅護師說尺寸不容踰越亦異乎先儒之本旨矣

程氏經說七卷通行本不著編纂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經語也書錄解題謂之河南經說稱繫辭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又稱程氏之學易傳爲全書餘經具此其門目卷帙與此本皆合則猶宋人舊本也其中若詩書解論語說本出一時雜論非專著之書春秋傳則專著而未成觀案寧二年自序可見至繫辭說一卷文獻通考併於易傳共爲十卷宋志則於易傳九卷之外別著錄一卷然程子易傳實無繫辭故呂祖謙集十四家之說爲繫辭精義以補之此卷疑或後人掇拾成帙以補其闕也改定大學繫載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說互相參考數明徐必達

編二程全書併詩解二卷爲一卷而別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爲八卷然經義考引廣紹宗之言謂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遺書外書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呂大臨朱子辨證甚明亦不得竄入程氏經說增此一種故今所錄仍用宋本之舊焉

二程粹言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楊時撰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官至國子祭酒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讀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卒諡文靖事蹟具宋史本傳時始以師禮見明道於穎昌相得甚歡明道歿又見伊川於洛南渡以後朱子及張栻等皆誦說程氏屹然自闢一門戶其源委脈絡實出於時是書乃其自洛歸閩時以二程子門人所記師說採撮編次分爲十篇朱子嘗稱明道之言發明極致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尤耐咀嚙然當時記錄既多如遺書外書雜言師說雜說之類卷帙浩繁讀者不能驟窺其要又記者意爲增損尤不免牴牾龐雜朱子嘗欲刪訂爲節本而未就世傳張栻所編伊川粹言二卷又出依託惟時師事二程親承指授所記錄終較龐顯斯簡者爲真程氏一家之學觀於此書亦可云思過半矣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費澤

河南二程全書總目

遺書
卷十

附
卷錄

外書
卷十

明道先生文集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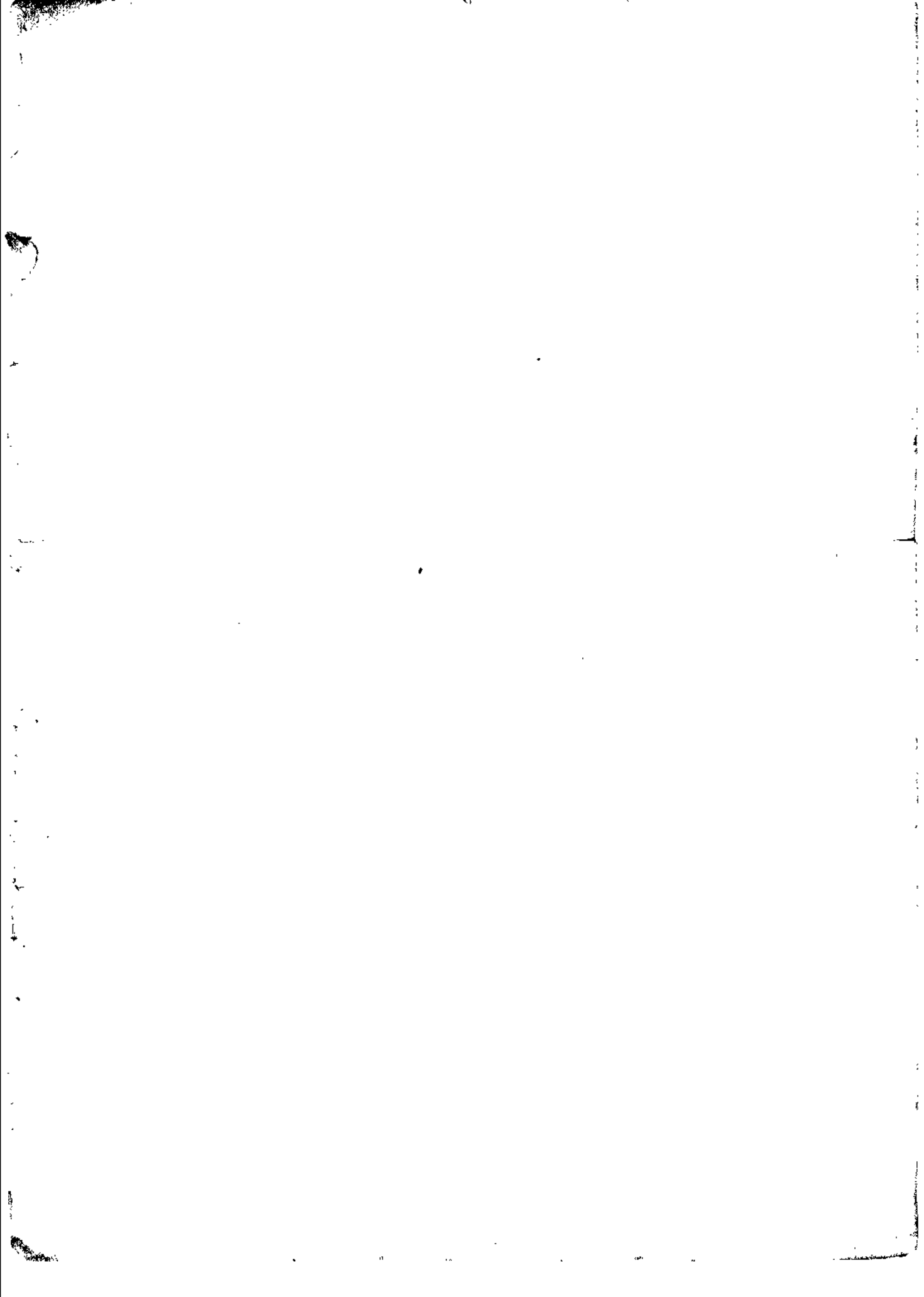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文集
卷八

附
卷錄

周易傳
卷四

經說
卷八

粹言
卷二



河南程氏遺書目錄

第一

二先生語一

端伯傳師說

李顯字端伯洛人伊川先生曰語錄只有李顯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故今以爲首篇

第二上

二先生語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晦字與叔藍田人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己未元豐二年

然亦有己未後事

第二下

二先生語二下

附東見錄後

別本云亦與叔所記故附於後

第三

二先生語三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謝嘗言昔在二先生語中

蓋追紀云

第四

二先生語四

游定夫所錄

游酢字定夫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第五

二先生語五

此四篇本無篇名不知何人所記

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六

二先生語六

同上篇此與下一篇間有疑誤不可

第七

二先生語七

同上

第八

二先生語八

本自篇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於此

第九

二先生語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元本在端伯傳師說之後不知何人所記以其不分二先生語故附於此

第十

二先生語十

洛陽議論

熙寧十年橫渠先生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此以前以難有橫渠議論故附於此

蘇明季明錄

蘇明季明錄

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師訓

劉絢質夫錄

第十二

明道先生語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元豐五年壬戌

第十三

明道先生語三

第十四

明道先生語四

第十五

明道先生語五

第十六

明道先生語六

第十七

明道先生語七

第十八

明道先生語八

第十九

明道先生語九

第二十

明道先生語十

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

胡文定公東本除復重得此數章以其辭意類師說故以附其後

第二十二上

伊川雜錄

伊川先生語八上

第二十二下

附錄後

伊川先生語八下

第二十三

鮑若雨錄

伊川先生語九

第二十四

鄒德久本

伊川先生語十

第二十五

楊潛道錄

伊川先生語十一

楊潛道錄亦不云何人所記胡氏本亦有之而題其上云張氏別錄則注云楊本然則潛道所記與胡氏本亦非先生語今考之他然故附於此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

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遽廢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

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竊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

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

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

舊而又別爲之錢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竊竊聞之伊川

先生無恙時門人尹惲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

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徒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

讀夫以二先生鳴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感矣而當

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

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

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溺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

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撥拾於殘編墜簡之餘

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

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

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

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尙衆率皆割裂補

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

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附錄

明道先生行狀

見伊川先生文錄

門人朋友敘述

見伊川先生文錄

書行狀後

見伊川先生文錄

哀詞

見伊川先生文錄

墓表

見伊川先生文錄

伊川先生年譜

祭文

見伊川先生文錄

祭狀

見伊川先生文錄

奏狀

見伊川先生文錄

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祭狀一

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竊竊取實

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

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

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

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

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壬子新安朱熹謹記

端伯傳師說

伯淳先生書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謂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盡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於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立一作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於立則進而至於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實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却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

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嘗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舉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靈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一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己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疑也立之斯立佛學一作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

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釋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顧曰此學不知是本來以公心求之便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楊墨之害在今世則已無之如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則人人談之彌漫滔天其害無涯舊書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實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

無一人達者釋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釋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患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一本此下云人與物俱氣有偏正耳獨陰不成獨陽不

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

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微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與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一本云與於詩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多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若不是他見得幾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楊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提仁義絕滅禮學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救時反本之言爲可取却尙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有取則盡自是楊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知某則懸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還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

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辭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稅釋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賄賂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

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禮經中既不說墓祭即是無墓祭之文也

張橫渠於墓祭舍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梧楸之列之類此亦未盡也如獻尸則可合而爲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

墓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如今地臘神之類皆不當祭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莽皆言王假有廟即饗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

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繼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章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顧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尙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慙而已

周官醫以十全爲上非爲十人皆愈爲上若十人不幸皆死病則奈何但知可

治不可治者十人皆中卽爲上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陀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誓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翻柳翬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

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

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人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禘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尙疑忠恕未可便爲

遺故曰忠恕遠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據下教人

亮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述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人以料事爲明便便入逆詐僥不信去也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勾所養之意如此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則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

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使知人性善卜

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顧官趙澤書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為恕終必恕矣

誠者合內外之道不誠無物也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為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驟藥也酒也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者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人於外物事身者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先生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體似見得後却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少年時見物大食物笑後不能然者物自爾也乃人與氣有感衰爾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

后稷之克峻克毅于總機始是生人知其必誠若叔氏之類是

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

上不察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

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

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

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教勇則疾清用力緩意則遲清及其清也

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

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

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

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邢和叔言吾嘗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

接賓客語言尙可見況臨大事乎

書與趙汝霖論為政切忌臨事著心曰此誠是也然唯恕上合著心

拾遺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

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氣皆主於義而無不在道一置私意則絀矣是集義

所生事事有理而在義也非自外襲而取之也告子外之者盡不知義也

此一段非明道語

豈與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為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

堅定則氣不能動志

北宮黝之勇在於必為孟施舍之勇能於無懼子夏篤志力行者也曾子明理

守約者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故必主於敬勿正勿作為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

正也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古不必驗今之所患止患不得為不患不能為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作心體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

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

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

爻之才皆臨時參看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

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

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元本無有字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積豕之牙

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積其勢則性自馴伏雖

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橫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

橫楚將自化矣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收止於此終

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

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為

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觸龍事

亦相類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仁義禮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體四者四支仁體也義宜也禮別也智知也信實也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

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

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

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

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學者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

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

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博施濟眾云必也聖乎者非謂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濟眾者乃功用也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

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

性知性便知天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

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世間有鬼神禍福依言語者盡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而已嘗以所求語劉絢其後以其思索相示但言與不是元未嘗告之近

來求得稍親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真知與常知異常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眾莫不驚獨田夫色動

異於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爲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爲況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將何辭以對

嘗言鄭戡作縣定民陳氏爲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戡立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懶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一本下更有未有三字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盡良知良能元不費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事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明

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周公威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又嘗稱介甫剛毅

曰王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盤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體別有天地明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與水利有功

晁面益背皆積感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明

孔子之列國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則從之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明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也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刑罰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

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君實修實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辨

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誓而反事之此王

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

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

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

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

以抗小白以少犯長又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

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

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二傳無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

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

外更別無誠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類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

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爲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

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

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

之難執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

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

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繁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一人也更不分別

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敬然而餘知

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

正也明

夏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德性謂天賦天資才之英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蓋先

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

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

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

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有有德之言有達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達道之言如顏子

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達道之深所見如是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

事

某接人多矣不離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悉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

有方所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

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

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若成儀辭讓以養其體文章物采以養其目聲

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皆所未備

孟子之於道若溫淳淵懿未有如顏子者於聖人幾矣後世謂之亞聖容有取

焉如蓋各言爾志子路顏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與物共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若聖人則如天地如老若安之之類孟子

大學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於至善者見知所止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此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威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鄉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為非心以體會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地一有為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一作他不可一作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為小時本注云橫見

性不私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饗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明

帝王者之大祭禘諸侯之大祭明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類關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盡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官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學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學之難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懸在空中苟無所倚著則不之東則之西故須著模範別道理只為自家不內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會大率談釋使人情思不樂歸而悵悵者久之此說天下已成風其何能救古亦有釋氏感時尙只是崇設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風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驅了知者才愈高明則陷溺愈深在某則才卑德薄無可奈何佗然

據今日次第便有數孟子亦無如之何只看孟子時楊墨之害能有甚況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蓋亦繁時之汚隆清談感而晉室衰微清談為害却只是閑言談又豈若今日之害道今雖故人有一初本無為此學而陷溺其中者則既不可回今本無只有望於諸君爾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

試若嘗試則已化而自為之矣要之決無取初本無此上其術初本作且是絕倫初本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釋其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於此其時有別後服者則當以此為

正今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其為忠孝仁義者皆以為不得已爾又要得脫世網至愚迷者也畢竟學之者不過至似佛佛

者一懶胡爾初本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釋其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上少這一箇人又却要周遍謂得本則不患不周遍要之決無此理一本云然其學初本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釋其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時又却風說初本末注云昨日之會大率談釋其內一本云云上下皆同有以自立故不可回若只中人以下自不至此亦有甚執持今彼言世網者

只為些棄棄又殄滅不得故當忠孝仁義之際皆處於不得已直欲和這些棄棄都消殺得盡然後以為至道也然而畢竟消殺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既有此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食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